

金天送花给温红, 试探温红的心意

完

都市情感



赵丹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泡酒吧、逛夜店,看似一帮无聊的人在干着一件无聊的事,实际上却有乾坤。本书虽然是小说,却不是挣钱心切的作家以夜店为题材的闭门造车、胡编乱造,而是一个金领多年夜店切身体验的小说化表述,是金领们情感性生活的真实展现。解开他们宝格丽的领带,脱去她们香奈儿的内衣,照样是羞涩又狂野、现代又原始的欲望之狼。

上期回顾

金天一直没有主动找温红解释跟孟菲那晚的事,但温红主动找他来了,是找他帮忙解决公司网络系统整体瘫痪的事。金天帮完温红后,还请温红去苏丝黄喝酒。在这个晚上,金天向温红表白了。

苏丝黄大门口,车里。深夜,谁都不能自拔,好一会儿才缓过神儿来。

温红从后座上拎过自己的手袋,从里面取出一个包装精美的小盒子。“金天,今晚真令人难忘。对了,为了感谢你上次对我的帮助,送你个小礼物。”说着随手递到金天怀里。

金天打开包装,是一块欧米茄海马“詹姆斯·邦德”纪念腕表,黑色的表盘上印有007的手枪标志。金天很喜欢欧米茄这个品牌,一直戴在手上的就是海蓝色表盘的老海马。那是他二十八岁生日时,父亲陪他一起去亨德利钟表行购买的。那年金天刚刚升任《网络时代》杂志的社长。父亲为他挑选老海马,也是对他事业成功的一点纪念。

每每金天去东方广场拜访客户时,如路过欧米茄专卖店,他都会进去看一看。金天没有买,他也不会买。作为一家主流杂志社的社长,年薪四五十万的收入足够他支付更奢华的生活。但是金天觉得,够用就好。

金天合上了沉重的表盘。声音多少有些哽咽:“谢谢你,红姐。真的很感谢你,我很喜欢这块表。我还是第一次收到这样贵重的礼物。刚才在苏丝黄里我对你讲过,我很珍重与你的相识,能和你成为朋友我已经很知足了,我别无他求。你的心意我会牢牢地珍藏在心底。”说着把表交还到温红手里。

温红又执意了一下,金天还是把表盘推到红姐手里。“这样吧,这块表先放在你那里,希望终有一日,能像影片中Elise把金表交给Richard那样你把它交给我。”

第二天是全世界庆祝的节日,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金天起得很早,他要在到办公室前先去办一件事。这是他昨晚入梦前就计划好要去的。

办的。他是为了订一束花,送女儿的花,送给红姐的花。

花弄妥当之后,他还嘱咐花店员不要提送花人是谁,如果收花人追问,就说是一位男士到花店里订的花。他想证明他所惦记的那一点。

温红坐在棕榈泉宽大的落地飘窗前,望着窗外夜空中的一轮皓月、点点繁星。这样看星星看月亮她已经看了很久很久了。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大同的星星是不是也是这么亮呢?”她很想大同。比起首都北京来,虽然很破,虽然很脏,但那是从小生长的地方,留下了太多的回忆。

如果再让温红选择一次,她情愿不来北京这繁华的都市。周围的一切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的事业,她的生活,她的人情,她的世故,她的社交圈子。每次在苏丝黄买醉,她真希望一睁眼周围的一切全没了,全消失了。

1994年,父亲下了海,和叔叔一起开了小煤矿,属于第一批自己办采矿证的小企业。一时间,家里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到了2000年,全国煤炭价格一夜暴涨,一天的收入就是五十万人民币。一年之间就成了千万富翁。

生活的大转变应该让温红一家非常快乐非常幸福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完完全全的幸福、美满只能出现在童话故事里。这一切皆源自温红的弟弟。弟弟叫“嘟嘟”。

温红1971年出生,嘟嘟是1977年出生。母亲怀着嘟嘟大概七个月的时候,走在矿务局家属区那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时摔过一跤。去市里妇产医院检查,大夫听了,说胎位什么的都正常。看似没什么事情,但是嘟嘟出生后,四五个个月还总是抓不住东西。等再大一些总是站立不稳,始终是学不会走路。同煤医院的大夫诊断

嘟嘟为“脑瘫”。

父亲母亲为嘟嘟操碎了心。小的时候就不敢让他一个人出门玩,总是要有人跟着,不是父亲,就是母亲,再就是温红。到现在,温红已经习惯了,嘟嘟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2000年,温红带着丰厚的家产又来到北京,继续深造学习,并在北京开始投资生意。她看准了餐饮行业。直到现在发展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拥有三十多家分店的大型餐饮连锁企业。

温红年轻时很漂亮,高高的个子,丰腴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尖尖的脸膛看着甚是妩媚。佳人总是要配给才子的。温红也配了个才子,谈了两年的男朋友同是山西老乡,太原人,家庭很好。其父母均是省里的干部。男朋友在北京大学读到博士,博士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

婚期都已定好,就差办喜事了。大同那儿也热闹,肯定是要大操大办的。没想到婚前两个人在温红的家里吵了一架,其实也就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发生的小小摩擦。温红也没当回事儿。可家里有人当回事儿了,那个人就是嘟嘟。他那时由于不定期的癫痫病发作,还伴发了间歇性的精神障碍。嘟嘟听见最疼自己的姐姐在家里和一个陌生男人发生争吵,受不了了,从厨房里拿起一把菜刀就冲北大博士挥去。

那之后,婚礼取消了,北大博士从此也永无消息。温红看着突发“精神障碍”的弟弟欲哭无泪。这就是命。

多年以来,温红身边不乏追求者,且都是青年才俊。上到政府高官、青年企业家,下到公司白领、艺术工作者。有的图温红的财,有的图温红的貌,有的图温红的情。开始都是热情奔放激情四溢,用尽各种手段苦苦追求。总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

古斯卡中了日本人一枪,倒下了

7

悬疑故事



南派三叔 乾坤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六十多年前,十万中国远征军溃败怒江,穿越胡康河谷原始丛林的撤退过程中,非战斗减员将近五万将士。自此,这片魔鬼居住地再无人敢接近。然而不久后,令人惊悚的事情发生了——明明是没有生灵的丛林,英国驻印空军的飞机盘桓不去,他们想消灭什么东西?丛林里存在着什么?新三十八师派出一支十人特别分队,潜入野人山执行不知终点的任务。但迎接他们的到底是什么呢?

上期回顾

小分队在长着一片蒲公英的地方发现了一架德国飞机,似乎是装运什么东西来的。于是小分队开始四处寻找,这时小刀子陷进了一片沼泽,救上来时他的腿不能动了。

军医赶忙撕开小刀子的衣服看,发现那里的皮肤黑成了一片,这时在一边检查炸弹的长毛接口道:“你们过来看看,刀子不能动,是不是这个原因。”

一帮人抬起头,看到长毛正用一根树枝挑起一点沼泥,上面有种黑色的黏液,并指了指那堆炸弹:“有一颗外皮烂了,里面的东西流了出来。这东西肯定有腐蚀性。”

军医脸色顿时变了,伸手把树枝上的黏液弄到一块石头上,又拿出一把草药撒到上面,低头一看:“坏了,这东西有毒。”

赵半括看到军医满头大汗地忙活了一阵,又打针又嚼草药的,可小刀子还是站不起来。军医看样子是没招了,站起身对廖国仁说道:“我没辙了,我只知道他的这种毒偏酸性,这美国人的炸弹理论我不懂,就是懂,我也没有中和这种毒素的东西。”

廖国仁沮丧地看着小刀子,喃喃道:“真没办法了?”军医道:“刀子的命暂时没事,但我不保证他能撑多久。队长,想要刀子活的话,咱们只有回去。”

廖国仁猛地抬头:“那不可能!”军医看着廖国仁的脸,不敢再说话,小刀子却笑了:“队长,我死不了的,你们先走,我留下。”

廖国仁回头说道:“别犯傻。”接着吩咐道:“你们,赶紧给他做个担架。”几个人起身还没开始扎担架,却突然听到一声怪叫从远处的树林里传了过来,围墙那边跑过来一个人,是出去警戒的大牛。

这人没跑到跟前就叫了起来:“队长,后面有鬼子!”廖国仁不再犹豫,立即摆手让大牛把小刀子背上,朝森林深处撤去。这一通跑,是真正的逃跑。赵半括深刻体会到了第一次大溃败时第五军兄弟们的心情。狼狈,无奈,憋屈,真他娘的难受到骨子里了!

身后开始响起枪声,大家只能不停地加快脚步。小刀子已经被队员们换着背了一遍,就这么坚持着跑了大半天,正跑得要死,跑在前面的大牛发出了一阵惊呼,抬头就看到了一片长长高高的山壁竟然立在了眼前。

小刀子已经被颠簸得彻底没声了,喊过军医让他看,军医摆摆手表示没办法,没时间停下来处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就在他们疲于奔命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但听到身后的爆炸中,枪声还在不停地响,所有人知道不对劲了。一旦有人炸雷,这种行为就应该停止,但是还有枪声,那说明,鬼子遇到了需要继续开枪的理由。长毛道:“他们在跟谁开打?难道是咱们第五军的兄弟部队还有人没走出去?”

“少做梦了,不过这群鬼子还真神了,怎么一路能跟得这么准?”王思毫眼镜都歪了。等到一帮人连滚带爬蹿上斜坡,大牛实在背不动小刀子,喘着气躺倒在地说道:“队长,我不行了,咱们要想办法把这鬼子的毒治好,要不然,这里没人能背他了。”

廖国仁说道:“说得轻巧,怎么解?”大牛没活了,旁边的军医突然叫道:“我,也许能给他解毒!”军医的话让一帮人眼前一亮,他摆摆手说道:“看那边!”

队员们看向军医指的地方,发现那地方长着几棵古树,枝繁叶茂,树干离地五六米高的地方很突兀地突出了一大块,黑黑黄黄的,也不知道是什么。

赵半括有些奇怪:“那是什么东西?”军医苦笑:“马蜂窝啊,还能是什么?”

“那又怎么样?”大牛不明白。军医说道:“小刀子中的毒属于酸性,而这马蜂的蜜属于碱性。”

“你的意思,这蜂蜜可以解刀子的毒?”廖国仁接话道。军医点头道:“我不敢保证完全治好,但能稍微中和一下他的毒素。”

廖国仁摆手道:“那就快点,把那蜂蜜给我捅了。”王思毫听到这里插了句话:“队长,鬼子在后面跟得紧,那蜂蜜可不小,马蜂要是被惹急了,治住它们也肯定需要不少时间。为了弄一个蜂窝,而被鬼子撵上,绝对得不偿失。”

廖国仁看着小刀子奄奄一息的样子,脸上阴沉不定,也不知道在想什么,随后拿出了那张美军地图,摊开了就看。

赵半括想过去帮他一下,但刚把头伸过去,廖国仁却猛地抬起头,说道:“妈的,小日本逼人太甚,老子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总被鬼子耍得团团转,早就憋了一股火,这时听到廖国仁说要开打,虽然奇怪这人能有什么办法,但都很振奋。

廖国仁是想利用沼泽这种天然的致命陷阱来搞反击战。眼前的沼泽地面积并不大,这对伏击来说,非常合适。赵半括刚才也看了美国地图,这里和最初小刀子陷进去的那个沼泽是相连的。

分好责任后,长毛带着赵半括去四周布置爆炸物,赵半括帮他安装一些隐蔽性非常巧妙的地雷,当两人闷着头搞完两个方向的地雷,曹国舅和古斯卡已经气喘吁吁地吸引完敌人跑了过来。曹国舅叫道:“来了,小心!”

队员们都屏住了呼吸,眼看着树林深处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大堆黄色军服。赵半括眯着眼,看到最先出现的几个鬼子都是紧身紧裤,由两个机枪手开路,后面的步枪斜立着,冲着不同的方向,显得很熟练有素。

廖国仁一声鸟鸣,长毛立即拉动手里的地雷引线,当时在鬼子部队侧翼的两个方向就发出了几声爆炸。

一时间,鬼子乱作了一团。在前面的廖国仁等四人开始把手榴弹和手雷朝这帮乱了阵脚的鬼子一通狂扔,爆炸加上后方开花,鬼子彻底乱了。前后夹击,四面攻击,赵半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那种憋了很长时间,又突然爆发出来的快感让他开始浑身颤抖,手里的枪口不停地跳动。多日的憋屈得到了释放,太他妈的解恨了。

战斗很顺利,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廖国仁直起身,喘着气道:“赶紧打扫战场,补充一下弹药,咱们不能久留。”大家开始搜刮着鬼子身上的弹药,忙活完了他们回到刚才发现蜂窝的地方,让军医给小刀子解毒。

军医没耽误,戴上防毒面具,用烟把那个大马蜂窝给熏了下来,他从里面掏出蜂蜜,调了点水就糊到了小刀子的伤口上,当时就看到小刀子大叫了一声,过了一會兒,居然一下就坐了起来叫道:“妈的,疼死我了。”

军医安慰道:“知道疼就好,总比没感觉强。”看到蜂蜜有用,大家都放下了心来,但跟着就听到一阵枪响从他们站的坡下传了上来,接着大牛和古斯卡从下面的树林里冲出来,一边跑一边叫:“妈的,鬼子的大部队。快走。”

所有人都赶紧跑,但大牛和古斯卡已经被鬼子的子弹压在了的一处凹地里抬不起头。他们站的位置是个高地,即使想帮这两人也是鞭长莫及,廖国仁立即说道:“都把手榴弹拿出来,现在只有这东西管用,先把他们俩掩护上来再说。”

队员们把手榴弹积聚起来,堆到了廖国仁身边,廖国仁吩咐道:“都给我看好,鬼子一出现,就给我铆足了劲扔。”坡上的人只好朝下狂砸手榴弹,倒也使得两侧鬼子的子弹在烟尘中失了准头。大牛一得了空,立即转身倒爬上来,古斯卡有样学样,却像是被一发子弹咬到了,蓝光一闪,他当时就抽动了一下,停了下来。